曾枣庄 著

文星璀璨

北宋嘉祐二年贡举考论



文星璀璨的嘉祐二年贡举

曾枣庄

復旦大學出版社

自　序

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些时间关节点，不仅本身熔丽多姿，而且贯穿整个发展过程，甚至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嘉祐二年贡举就是这样一个时间关节点。如果说有宋三百年以科举得人最盛，那么嘉祐二年（1057）的贡举则尤为突出。

从嘉祐二年正月六日以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至三月五日宋仁宗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得章衡以下三百八十八人；六日试诸科，得九经单至诚以下三百八十九人；七日，试特奏名进士，得张应以下一百二十二人①。短短两个月，各科共录取八百九十九人。特别是进士科的三百八十八人，多为北宋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可说是北宋文星璀璨的两个月。

北宋文学的繁荣主要集中在两“祐”时期。一为嘉祐，北宋诗文革新的代表人物欧阳修是嘉祐二年贡举的主考官，宋代诗风的主要奠基者梅尧臣是点检试卷官；二为元祐，元祐时期的文坛领袖苏轼亦于此科进士及第，因此嘉祐二年贡举实际涵盖了

① 徐松等《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七，中华书局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本。各书所载具体数字不尽不同，但大体相近。

元祐时期文坛的代表人物。所谓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嘉祐二年贡举时，均在京城，其中四大家都与这次贡举有关，欧阳修权知贡举，曾巩与苏轼兄弟均于此科进士及第。苏洵因送二子应试也在京城，他因屡试不第，早已“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①。王安石为庆历二年（1042）进士，当时在京任群牧判官，与这次科举考试没有直接关系。但熙宁、元丰年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邓绾、王韶、吕惠卿、林希、邓绾、曾布等变法派人物，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轼兄弟，宋代理学的奠基者张载、程颢，政治倾向不太明显而在文坛上独树一帜的曾巩及妹夫王补之、门人王回、王向兄弟，均于此科及第。因此可以说，北宋政治界、思想界、文学界的各种代表人物都在这两个月中闪闪发光，崭露峥嵘。在一定意义上说，研究嘉祐二年贡举，也就研究了北宋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

本书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总论宋代科举与嘉祐二年贡举的特点，着重论述欧阳修打击太学体对宋代文风形成的影响。第二章至第五章论嘉祐二年贡举的考官多为仁宗朝的文化精英，包括权知贡举欧阳修，点检试卷官梅尧臣（其地位虽低，但他在诗坛的地位及其在这次贡举中的作用几乎可与欧阳修媲美），权同知贡举王硅、梅挚、韩绛、范镇以及其他具体组织工作者。第六章至第十一章论述嘉祐二年进士多为神宗、哲宗两朝的精英。各科及第者近九百人，不可能一一论述，而且有些人的事迹已湮灭无传，也不可能一一论述。因此，着重论述榜首章衡及其家族；其下依次述变法派代表人物邓绾、王韶、吕惠卿、林希、张璪，因为嘉祐二年进士的代表人物几乎都卷入了变法派与反变

① 《嘉祐集笺注》卷一三《上韩丞相书》，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法派的斗争;曾巩、曾布及其家族门人;理学家张载、程颢及关中诸吕(吕大钧亦于是科及第);反变法的苏轼兄弟及其家族、友生;最后对其他一些嘉祐二年及第而不便归类或正史无传者,尽可能作一些考述。第十二章为结语,论嘉祐二年贡举群星璀璨的原因及其影响。

嘉祐二年贡举充分体现了宋代文化与宋代文学的地域性、家族性。为了说明这一特点,本书不限于论述嘉祐二年贡举的考官和进士,还将连带论及与他们有关的家族、门生和乡人,以展现嘉祐二年贡举不仅群星璀璨,而且光芒四射。

本书所论,诸书记载有歧异者,均择善而从。无旁证资料可资考订者,则并存诸说。一般只书结论,不作具体考证。资料出处,第一次出现时详注,含作者、书名、卷次、版本诸项,再次出现一般只随文括注卷次,有前集、后集、续集者加注集名。本书数字,除公元纪年、页码外,均用中文数字,不用阿拉伯数字,特别是引文。所注版本,不用书名号,如作四库全书本,不作《四库全书》本;作说郛本,不作《说郛》本;作大藏经本,不作《大藏经》本等。

目　　录

自序 ……

第一章　嘉祐二年贡举改变了整个宋代文风 ……

第一节　宋代科举的进一步完善 ……

第二节　锁院五十日与《礼部唱和诗集》……

第三节　从嘉祐二年贡举看宋代文学的地域性、家族 ……

第四节　打击太学体与宋代文风的改变 ……

第二章　权知贡举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 ……

第一节　“平生自持心无,隗”……

第二节　“纡余委备,往复百折”……

第三节　“诗穷而后工”……

第四节　“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

第三章　点检试卷官梅尧臣是宋诗的开山祖师 ……

第四章　权同知贡举王硅、梅挚、韩绛、范镇……

第一节　事业文章兼美的大手笔王硅 ……

第二节　以《五瘴说》讥刺官场的梅挚 ……

第三节　出身文学世家的韩绛 ……

第四节　“忧国常先众,谋身亦勇归”的范镇 ……

第五章 嘉祐二年贡举的其他组织者 ……
第一节 长于《楚辞》的鲜于优 ……
第二节 仁宗赐以“尽美”的崔台符 ……
第三节 为文“峭厉劲折”的祖无择 ……
第四节 扬州养鹤的钱公辅 ……
第五节 “不言而信”的孙固 ……
第六节 “讼简民淳羡小州”的张唐民 ……
第七节 “共目为清长官”的王猎 ……
第八节 为晏殊所深敬的张洞 ……
第九节 “迹忙心已闲”的张师中 ……
第十节 长于刑名之学的卢士宗 ……
第十一节 诸科考试官张师颜 ……
第六章 榜首章衡及其家世 ……
第七章 邓绾、王韶、吕惠卿、林希、张璪等变法派 ……
第一节“欲以其学同天下”的王安石 ……
第二节 “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的邓绾 ……
第三节 “学敦诗书,性喜韬略”的王韶 ……
第四节 “反目以相噬”的吕惠卿 ……
第五节 自知“坏了名节”的林希 ……
第六节 欲“致(苏)轼于死”的张璪 ……
第八章 曾巩家族及其亲友门生 ……
第一节 “三世文章称大手” ……
第二节 “文为世表,识在人先”的曾巩 ……
曾巩生平 ……
“质而近理”的曾巩散文 ……
古朴典雅、清新自然的曾巩诗 ……

第三节　“不雷同熙丰”、“不附元祐”的曾布 ……
第四节　“渊懿温纯，不失家法”的曾肇 ……
第五节　曾巩亲友门人 ……
“谏上爱民力、固基本”的关景晖 ……
“微言奥旨，精思力索”的王无咎 ……
“躬耕著书，不求人知”的吕南公 ……
“以子固为师”的陈师道 ……
第九章　理学家张载、吕大钧、程颢与朱光庭 ……
第一节　宋代理学 ……
第二节　“叹息斯文约共修“的张载 ……
第三节　“纯厚易直，强明正亮”的吕大钧 ……
第四节　“，陛行端醇，明于义理”的程颢 ……
第五节　“言必忠信，动遵礼法”的程颐 ……
第六节　“以讽谏为诽谤”的朱光庭 ……
第七节　程门四先生 ……
“好学修身如古人”的吕大临 ……
“脱去凡近以游高明“的谢良佐 ……
“程门立雪”的杨时 ……
“学通天人而时不用”的游酢 ……
“面似髑髅头似雪”的尹焞 ……
第十章　反变法的苏轼兄弟及其友生 ……
第一节　“视荆公如仇雠”的苏洵 ……
第二节　文坛全材苏轼 ……
“经纶不究于生前” ……
“师皇坟”而“旁资老聃、释迦” ……
“不能不为之为工”的文艺思想 ……

文“如万斛泉源”……
“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
“一洗香罗绮泽之态”……
“笔下诗文嗣乃公”的苏过……
第三节 “齿爵皆优于兄”的苏辙……
“齿爵皆优于兄”……
“少者谨重”……
“不变其法无以求成功”……
“老聃、庄周之言不可以周孔辩”……
“子由之文畅而平”……
“少公峭拔千寻麓”……
“雄快疏畅”、“尚有典型”的苏籀……
“千古各垂名”……
第四节 二苏友生……
“极风雅之变”的黄庭坚……
“当代词手”秦观……
“凌丽奇卓出于天才”的晁补之……
“汪洋冲淡,有——倡三叹之声”的张耒……
“笔墨澜翻,有漂沙走石之势”的李廌……
“取密云龙(茶)以待”的廖正一……
撰《洛阳名园记》的李格非……
“以尺牍擅名,而其词亦工”的李之仪……
第十一章 其他嘉枯二年进士丛考……
“为文辞雄深有气”的梁师孟……
“刚方直谅,学造本统”的刘庠……
“学行纯固,论议精明”的王回……

“脱落闳肆”、“俊雄雅丽”的王向 ……
“曾未期岁”而“声茂”的陈侗 ……
“工为文章”的胥元衡 ……
“以叛欧阳修之故,为清议所薄”的蒋之奇 ……
“世味于今已似灰”的黄履 ……
“蔡元道与子承禧同登嘉祐二年进士” ……
“颀然鹤骨清而修”的晁端彦 ……
“独破天荒”的郑亶 ……
“其文清和妙丽如晋、宋间人”的邵迎 ……
“县小为官乐”的陈辅 ……
“不能苟合于新法”的冯山 ……
其词“新丽”与“轻狂”“皆足惊人”的王观 ……
“声闻东南”的丁骘 ……
“博学工诗,数术精研”的单锡 ……
“吾宗古遗直”的苏舜举 ……
“儒雅吏术,有闻于时”的叶温叟 ……
“吾州同年友”家定国 ……
“浩歌长啸,众目以为异人”的黄通 ……
性刚介而工诗文的方仲谋 ……
“号为绿荔廖氏”的廖琮 ……
“上友麋鹿下凫鹭”的刁大块煤垩陶 ……
“藏书家”莫君陈 ……
“月斧云斤琢肺肝”的王琦 ……
“身为玉雪,不汗青蝇”的黄好谦 ……
“守辰阳克有善誉”的熊皋 ……
著《元祐荣观集》的汪泱 ……

“政声直入明光宫”的程筠 ……
多忤蔡京的萧世京 ……
藏书万卷、手自校勘的傅燮 ……
其诗清新可诵的张修 ……
“矫矫吴越士”余京 ……
题名淡山岩的赵扬 ……
居官清谨、括于名利的陈龙辅 ……
以写景诗胜的陆长倩 ……
溶河利民的翁仲通 ……
多与陶弼唱和的李时亮 ……
李唐后裔李毅 ……
反对屯田实边的林伸 ……
光禄大夫方扬远 ……
“梦乘鸾凤到仙家”的苏随 ……
知复州许广渊 ……
撰《伯夷廉顽赋》的李渤 ……
为官有异政的秦怀忠 ……
以政绩闻临海的吕全 ……
第十二章　嘉祐二年贡举群星璀璨的原因及其影响 ……
第一节　嘉祐二年贡举群星璀璨的原因 ……
第二节　嘉祐二年群星的影响 ……

第一章　嘉祐二年贡举改变了整个宋代文风

第一节　宋代科举的进一步完善

中国古代选拔官吏，汉代实行察举制，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科举制度是始于隋，兴于唐，完善于宋，直至清末始废的分科考试以选拔官吏的制度。隋文帝废除了魏晋以来的为世族所垄断的九品中正制，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隋炀帝又增设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又增秀才、明法、明书、明算各科。

关于察举与科举的优劣，苏轼在《谢制科启》[①]中，作了精辟的论述，所论虽指制科，但对进士科也完全适用。此启首论国家取士之难，察举、考试各有利弊："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难。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而论其一日；通变者恐人才之未尽，故详于采听而略于临时。兹二者之相形，顾两全而未有。一之于考试，而掩之于仓卒，所以为无私也，然而才行之迹，无由而

① 《苏轼文集》卷四六，1986年中华书局本。

深知;委之于察举,而要之于久长,所以为无失也,然而请属之风,或因而滋长。此隋、唐进士之所以为有弊,魏、晋中正之所以为多奸。”这段话讲得很深刻,科举考试,不看平时才行,而决定于一试,未必能真正发现人才;而九品中正的察荐制度却为开后门(所谓‘请属之风’)大开方便之门。

宋代科举“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科,而进士得人为盛。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其后遵行,未之有改”。又云:“贡举虽广,莫重于进士、制科。”进士科是常科,多数时间是每三年一试。考试时间是“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①。考试内容,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后又增策论,御试即考诗、赋、论各一篇,策五道。北宋前期“但以诗赋进退”②。仁宗天圣间,“诏贡院,将来考试进士。不得只于诗赋进退等第,今后参考策论以定优劣”③。仁宗末年,已开始专以策论升黜。《长编》卷一〇二天圣二年三月载:“刘筠得(叶)清臣所对策,奇之,故擢第二。国朝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从熙宁变法到北宋末,罢诸科而存进士科,罢诗赋、贴经、墨义,专以经义、策论试士,其实质就是变考声律(诗赋)而为考议论(经义、策论)。其间,元祐年间曾短期恢复诗赋考试,与经义兼行;但到绍圣初又诏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廷对仍试策;南宋初又恢复了元祐分诗赋、经义取士的制度,终宋之世,大体未再变。总之,除熙宁、元丰、绍圣年间外,宋代都以诗赋、经义、策论取士。晁说之《元符三年应诏封事》云④:“自国家之初尚诗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五至一六〇《选举志》,1977 年中华书局本。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1979 年中华书局本。下简称《长编》。
③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一五。
④ 《景迂生集》卷一,四库全书本。

赋，而士各精于诗赋，如宋祁、杨寘、范镇各擅体制，至于夷狄犹诵之。自嘉祐以来尚论策，而士各力于论策，乃得苏轼、曾巩辈，至今识者各仰之。自更经义以来，授以成书，谓之新经义，惟善其说者乃中程登第。苟为参差出人于其间，即不中程式，虽善必黜之。士方为禄学，无少长贤愚靡然从之，惟恐不相胜。虽有长才者不得骋，虽有知其抵牾非正者，讳之不敢言。涂人耳目，窒人聪明，溺于傅会穿凿之论，因使人材阘茸，器识卑下，闻见单陋，不复可得前日瑰奇卓绝之士矣。因之援释、老诞谩之说以为高，挟申、韩刻核之说以为理，又使斯士浮伪惨薄，不诚不忠厚，其患岂不大哉！”可见北宋科举考试的内容发生了三次变化，宋初尚诗赋，嘉祐以来尚论策，王安石变法以来尚经义（实为明清八股文的前身）。

宋代科举进一步完善，较之唐代有很多变化。

第一，就考试内容看，唐代科举考试重诗，宋代重论，经义、策论都是论，律赋也以论为主要内容，“赋者古人规谏之文”①。就唐宋皆用以取士的诗赋比较，唐重诗，宋则重赋。欧阳修谓宋初“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②。刘敞《杂律赋自序》③云：“当世贵进士，而进士尚词赋，不为词赋，是不为进士也；不为进士，是不合当世也。”刘克庄《李耘子涛卷》④：“唐世以赋诗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诗，故唐人诗工而赋拙。……本朝亦以诗赋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赋，故本朝赋工而诗拙。”宋人为人仕汁，不得不从小习赋，因此名篇佳作，代不乏人。

① 《欧阳文忠公集》卷七四《进拟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 《六一诗话》，198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③ 《公是集》卷首，四库全书本。
④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八，四部丛刊初编本。

姚勉撰《词赋义约序》①论赋在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说:“国初殿廷惟用赋取状元,有至宰相者,赋功用如此也。”宋代典籍有很多“用赋取状元”的记载,彭大翼云②:“宋真庙朝,徐奭作《铸鼎象物赋》,有‘王臣威重’之句;蔡齐作《置器赋》。有‘安天下于复盂’之句,皆以文辞理致擢为第一。仁庙朝吕臻作《富民之要在于节俭赋》,有‘国用既省,民财乃丰’之句,上方崇俭,亦擢第一。”叶适云③:“诸律赋皆场屋之伎,于理道材晶,非有所关。惟王曾、范仲淹有以自见,故当时相传,有‘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如令区别妍媸,愿为轩鉴;倘使削平祸乱,请就干将’之句。”宋庠云④:“王沂公(曾)所试《有教无类》、《有物混成》赋二篇,在生平论著绝出,有若神助。”《有教无类赋》已佚,仅存残句⑤:“咸平五年,南省试进士《有教无类赋》,王沂公为第一。赋盛行于世,其警有句云:‘神龙异禀,犹嗜欲之可求;纤草何知?尚薰莸而相假。’时有轻薄子拟作四句云:‘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外,驴舞柘枝。’议者以为言虽鄙,亦著题也。”以”虚象生在天地之始”为韵的《有物混成赋》还存世,见《皇朝文鉴》卷一一。邵伯温云⑥:“王沂公初作《有物混成赋》,识者知其决为宰相?盖所养所学发为言辞者,可以观矣。”吴处厚评《有物混成赋》云⑦:“王曰:‘不缩不盈,赋象宁穷于广狭;匪雕匪斫,流形罔滞于盈虚。’则宰相陶钧

① 《雪坡舍人集》卷三八,四库全书本。
② 《山堂肆考》卷一二九,四库全书本。
③ 《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七《律赋》,四库全书本。
④ 《宋景文公笔记》卷上引,湖北先正遗书本。
⑤ 欧阳修《归田录》卷下,四库全书本。
⑥ 《邵氏闻见录》卷七,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
⑦ 《青箱杂记分卷一〇,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

运用之意，已见于此赋矣。”《青箱杂记》卷二又云：“（太宗取河东）海内自此一统，故因御试进士乃以《六合为家》为赋题。时进士王世则遽进赋曰：‘构尽乾坤，作我之龙楼凤阁；开穷日月，为君之玉户金关。’帝览之，大悦，遂擢为第一人。是年李巽亦以《六合为家赋》登第，赋云：‘辟八荒而为庭衢，并包有载；用四夷而作藩屏，善闭无关。’此亦善矣，然不若世则之雄壮。巽字仲权，邵武人。以《土鼓》、《蜃楼》、《周处斩蛟》三赋驰名，累举不第，为乡人所侮曰：‘李秀才应举，空去空回，知席帽甚时得离身？’巽亦不较。至是乃遗乡人诗曰：‘当年踪迹困泥尘，不意乘时亦化麟。为报乡闾亲戚道，如今席帽已离身。’盖国初犹袭唐风，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则以席帽自随。”

第二，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之一，禁止进士称主考官为恩师，自称门生。在宋以前，进士与主考官的关系是座主与门生的关系。顾炎武云[①]：“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自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虽然“后唐长兴元年六月，中书门下奏：‘时论以贡举官为恩门及以登第为门生。门生者，门弟子也，颜、闵、游、夏等并受仲尼之训，即是师门。大朝所命春官，不曾教诲举子。是国家贡士，非宗伯门徒。今后及第人，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但并未真正实行。《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一载：“太祖建隆三年（962）九月一日，诏曰：‘国家悬科取士，为官择人，既擢第于公朝，宁谢恩于私室？将惩薄俗，宜举明文。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侄，如违，御史台弹奏。……兼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除赐宴外，不得辄有率敛。并依后唐长兴元年六月敕处分。”’

① 《日知录集释》卷一七《座主门生》，1994 年岳麓书社本。

唐代一般仅设一人知贡举，宋代除设权知贡举外，还设同知贡举数人，省试用六曹尚书、翰林学士权知贡举，侍郎、给事中同知贡举，卿监、郎官参详，馆职、学官点检，御史监视，这也是为了分散主考官的权力。

第三，实行御试，把进士的录取权收归皇帝。开宝六年（973）二月，以李昉权知贡举，三月，宋太祖以所奏进士武济川、“三传”刘浚材质鄙陋，应对失次，黜去。而李济川为李昉乡人，正好进士徐士廉等击登闻鼓，诉李防取舍不公。太祖乃令籍终场下第者姓名，并御讲武殿亲自复试新及第进士及下第进士，内出《未明求衣赋》、《悬爵待士诗》题，得进士二十六人，诸科五经以下一百一人①。自此殿试（又叫廷试、御试、复试）遂为常式。柳开《与郑景宗书》②引徐士廉伏阙请太祖廷试云：“方今中外兵百万，提强黜弱，日决自上前，出无敢悖者；惟岁取儒为吏，官下百数，常常赘戾，以其授于人而不自决致也。为国家天下，止文与武二柄取士耳，无为其下鬻恩也。”御试就是把进士及第与否的决定权由“授于人”变为“自决”，收归皇帝作决定，把进士从主考官的门生变为天子门生，至少名义上是如此。

第四，扩大录取名额。宋代科举考试，除“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③外，其他人皆可应试，并大大扩充了录取名额。唐代及宋初的进士及第者，每年不过一二十人、二三十人。宋代自太宗朝起，动辄数百人，甚至逾千人。这虽使中下层士子有更多进入仕途的机

① 《长编》卷一四、《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
② 《河东先生集》卷八，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 《宋史》卷一五六《选举》二。